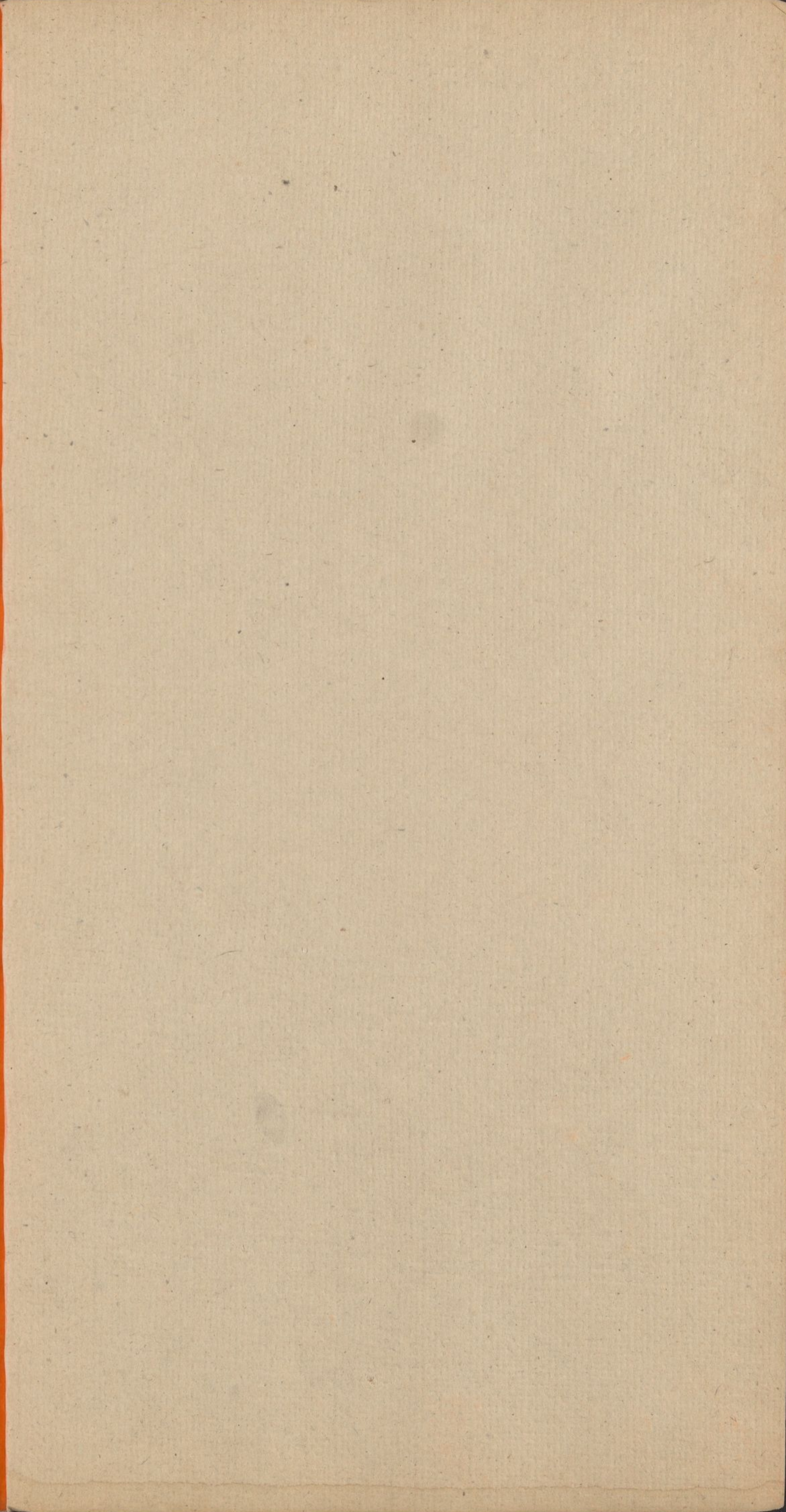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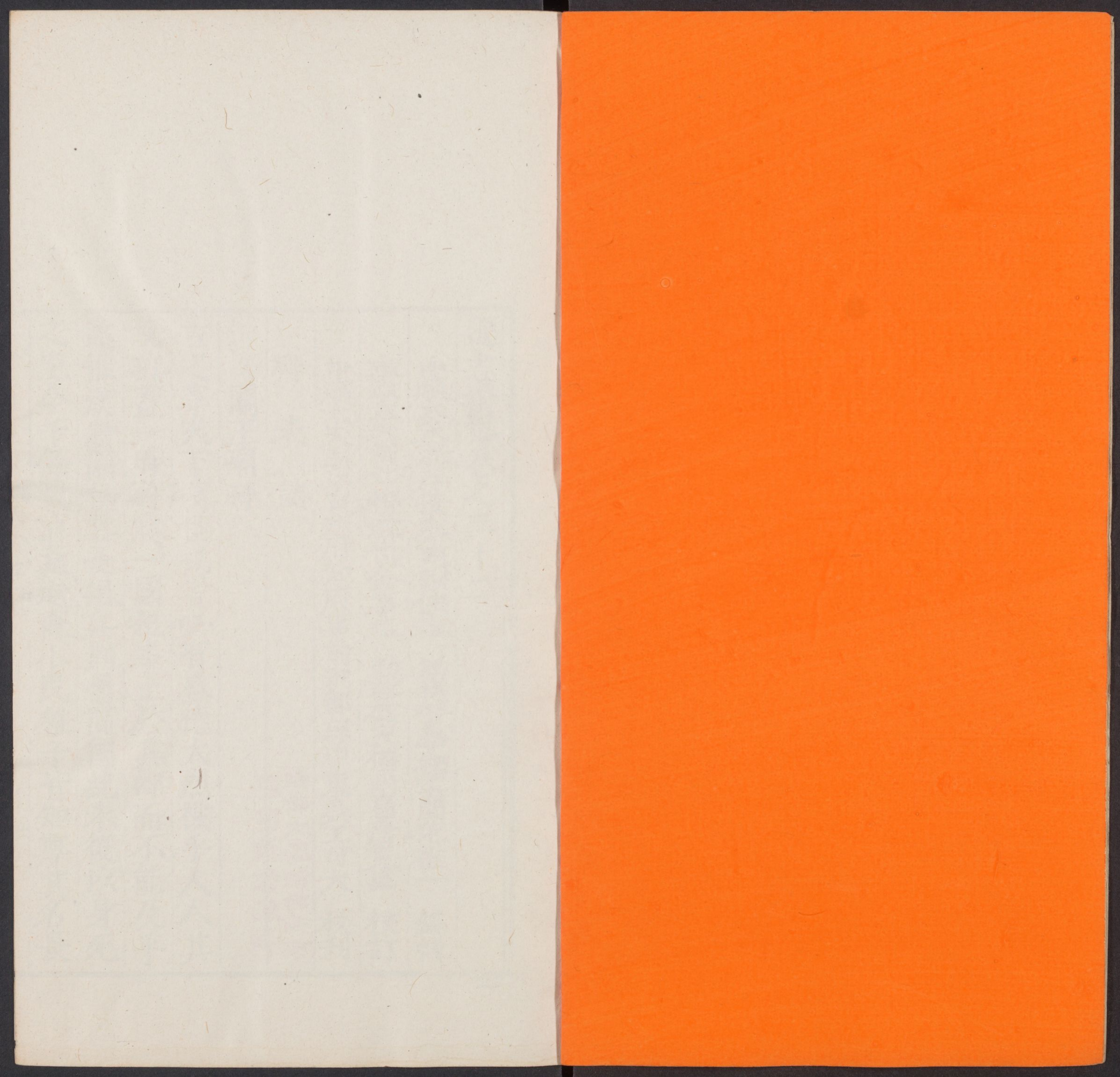


T540b/4191

10

3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二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南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碑表誌

關王廟碑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印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
或功蓋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及乎
遠惟漢將關侯雲長用兵荆蜀間國統未復以身死
之至今千餘載窮荒遐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

其威懷其烈不忘是孰致然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
神也神之爲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靈竒盛著則爲
偉人當其生平時揮霍宇宙頓挫萬類叱電噫風雄
視乎舉世故發而爲忠毅之業巍巍赫赫與日月並
明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鬱抑以沒其炳朗靈
變者不與衆人俱泯則復爲明神無所不之固其理
也人多謂侯特武夫之勇非有損益於世此非知侯
之心者當侯之時勢莫完於曹操力莫強於孫權昭
烈敗亡之餘削弱爲特甚操欲誘侯爲已用毅然不
從權欲爲子請婚焉辱其使如狗彘左右昭烈誓復漢

室此其忠義之氣固足以服天下而豈一世之雄哉
使侯不死與孔明戮力孔明治內侯治其外漢賊可
誅孫氏可虜而高祖天下可復矣然則侯之存豈惟
蜀人賴之海內實賴之無成而卒非惟蜀人痛之凡
嘗爲漢民者皆宜爲之悼惜也感之深思之久事其
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心而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
彝之正也哉寧海故有侯廟邑人虔奉如侯尚存咸
願紀德刻之牲石俾末世無惑詞曰

炎光中滅寰宇分奸雄鉅猾胥噉吞穢腥上聞帝爲
輦大統重昇高皇孫勅令神人下天閭虬髯虎眉面

赤璜寶刀白馬提三軍驅斬賊盜如孤豚扼荆取益
聲勢振東吳喘恐睨且躡中原萬里殺氣昏意欲掃
蕩無留痕厭世倏忽棄厥勲神靈在天燁若噉奉帝
之命施威恩旌善誅惡康黎元孫曹兗虐罪莫原羈
鬼號呼遭割焚孰若我侯久愈尊海內廟祀莫敢謾
春秋薦獻羅庭門酒牲芳碩箭鼓喧侯乘飛龍雲駢
軒萬騎扈從持旌旛來如飈馳去星奔惠民以德不
以言嗟哉我民慎絜虔懋德致福無尤愆德涼媚瀆
神不食至理其昭千古存侯神行世同乾坤

梅長者祠堂碑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爲春日得之而爲煦風得
之而爲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其用至醇其
在天德也則爲仁爲至善之德爲醇厚之化爲無言
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爲八元在周爲仁人在漢始
稱長者其取義以爲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尚本質
有長盛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
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侯
之清淨寧謚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譁丙丞相之居
德不伐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爲用迂而不曲緩而
不滯寬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國必

與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子
子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
刻薄少恩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隱情喜之者未終
而厭苦之者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符氏曾
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微
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
無長者不幸而乏才能焉事不過於廢弛不幸而無
忠厚之長者其誰恃而不亡乎長者之用梁肉也才
智之效礫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
者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也

之寧海有梅氏考之圖譜中有諱盛字昌圖者仕晉
為章安令擢南昌別駕諱將亡即是邑而隱焉常
誦佛書而有靈焉降其前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
知郡縣以為鳳集也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
表稱謝曰此殆陰德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
為長者仍命郡縣其居舍為丹丘寺云今八百
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為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
中諸孫之學佛者更建重閣像而事之歷年雖久
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十年而宗社
為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其所為之可稱

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為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為用國之不壽也國且而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寓乎尊祖之思使聞長者之風者却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為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寒侯等之有益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為詩以系之詩曰中世取士貴乎才智巧偽如雲非國之利無言而化不為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匪任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涵以雨風或垂于時世不能以澤

厥家千載祚社有晉之衰攘於篡臣先生耻之高蹈海濱行脩于身間里咸化靈鳥降自天來下爾書旌門惟德是嘉曰匪于躬邦家之華有而不居天下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在世作者幾君其誰于今尚有子孫列堂森森衣冠奕葉孰能祐之長者之澤為善無位所係則長若惟尊崇李取危亡有嚴祠宮浮屠攸宅歲時蒸嘗子孫千百輔德惟天為善惟人載其淳風民俗是惇

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士之立言為天下後世所慕者恒以蓄濟世之道絕

倫之才困不獲施而於此焉寓之故其氣之所至志之所發浩乎可以充宇宙卓乎可以質鬼神非若專事一藝者之陋狹也荀卿寓於著書屈原寓於離騷司馬子長寓於史記當其抑鬱感慨無以洩其中各託於言而寓焉是以頓挫揮霍沉醇宏偉雷電不足喻其奇風雲不足喻其變江海不足喻其深率之震耀千古而師表無極苟卑卑然竭所能以效一藝雖至工巧亦技術之雄而已耳烏足與大儒君子之寓於文者並稱哉少陵杜先生在唐開元天寶間懷經濟之具而弗得施晚更兵亂益爲時所簡棄由是歎

所得於古人者悉於詩乎寓之其言包綜庶類凌跨六合辭高旨遠兼衆長而挺出追風雅以爲友蓋有得乎史記之叙事離騷之愛君而憂民閔世之心又若有合乎成相之所陳者微意所屬時以古昔命世聖賢自儼不知者咲之以爲狂而知其粗者憐之以爲詩人之大言而孰能果識其所存哉蓋嘗論人與物之品才知僅施於身者物之所以局於形理無不備而知無不通者人之所以異於物至於不能擴其所有以濟萬物而規圖止乎一身此則人而物者也均是形也而能踐其形均是性也而能不私乎已以

宇內之治亂生民之安危爲喜戚而勞思極慮必期
有以濟之此則所謂人而能天而可以謂之大儒君
子矣乎自孔孟沒聖學不傳士之卑者多以私智小
數爲學在道以取富貴視斯民之困窮不少介於心
甚者或罔之以自利聖賢仁義之道不絕如髮先生
獨有感於此其心願世之人咸得其所而已雖飢寒
有不暇顧視夫自私之徒如螻蟻之求穴則嘆而哀
之是心也使幸而達諸天下雖致治如唐虞之盛可
也彼淺於知德者顧以大言爲先生病嗚呼先生庶
乎人而能天者也其寓於言豈衆人之所能識哉成

都浣花溪之上故有草堂廢於兵也蓋久 大明御
四海賢王受封至蜀以聖賢之學施寬厚之政既推
先王之心以惠民貧無食者賜之以粥陷于夷者
贖之以布歲所以萬計歡聲達於遐邇復謂先生
爲萬世所慕者固不專在采詩而成都之民思先生
而不忘亦不在采草堂然使士君子因觀先生之居
而想先生之爲心咸有願學之志則草堂不可終廢
乃於洪武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命臣工更作之不踰
月而成中爲祠以奉祀廡其左右而門其前後爲草
堂以存其高標燕殿皆昔所未有下教俾臣某記

其事臣其惟先生不遇聖哲之君爲知巴汝陽漢中
二王雖與友善而不能用其言數百載之內在位而
尊慕者間有其人然皆以詩人稱先生而未能察其
所存至於今王稽古尚德而後先生之道益光則夫
懷奇抱節之士不有遇於時必有合於後而道之顯
晦莫不有命觀於此亦可以知勤矣所拜手獻銘曰
天於萬民愛而子之篤生聖賢俾之理之群聚錯居
顧迷於欲聖賢何事爲民以中其處大位匪厚其身
去者爲師制產明倫四海九若視閭闔一物失所
仁聖憂但稷契佐亦有伊周劬勤其形億兆爲憂

古道不傳士溺於利以位自娛以民爲戲直哉先生
千古是懷力不能止詩以告哀推其本心可宰天下
利澤滂滂物無遺者世不能以天實使然不諧一朝
乃傳萬年神施鬼設地歲海湧片言所加山岳震動
載求其實濟衆忠君爲唐一經上配典墳知言寥寥
賤德遺藝據其餘膏梁肉是棄惟王濬哲道協聖神
鬼羅千載友古之人興懷先生爰作祠宇江山改容
觀者如堵仁于黎庶憫恤艱窮聞其呻呼如疾在躬
散粟賜糜以起其瘠百役不興以蘇其力問誰在輔
惟王之明先生之志王舉以行由唐迄今歷世悠久

孰謂賤士而能不朽嗟蜀多士敬承王心斯道在人
何古何今

大明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
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謚襄
武封東甌王神道碑銘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 皇帝御奉天門故東甌
襄武王之孫昱頓首言曰先臣和沒已三年墓道之
碑已具而未有刻文惟陛下憫之俾史臣有述焉制
曰可臣昱至翰林以文爲請臣謹以其事聞有詔俾
爲之銘臣乃言曰昔元德旣衰天下大亂我太祖高

皇帝以神武明聖之資哀生民之無辜奮袂一麾四
方響應芟夷僭盜蕩滌妖姦十餘年間遂濟大業雖
曰天命所屬不以智力然猛將名臣之勲著于王室
有可徵者昔王之歸鳳陽新第也高皇帝有餞賜之
勅其薨也有祭誄之文嘗自謂與王同受知滁陽王
稱其智勇過人命勒石以紀勞績聖情深厚矣今陛
下不遺舊而賜銘其碑以寵綏湯氏實行高皇帝之
遺志臣執筆從太史後何敢卒讓謹按故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
國事信國公追謚襄武封東甌王姓湯氏諱和字鼎

臣世居鳳陽縣之東湖里曾祖五一府君祖六一府君皆以王貴追封信國公考七一府君贈特進光祿大夫右都督左柱國追封信國公會祖妣某氏祖妣周氏妣謝氏俱封信國夫人王幼喪二親卓越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群兒父老異之及長身長七尺侖饒智畧元至正間豪傑多起兵據郡縣王亦思自奮拔以取富貴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兵勢強率所厚壯士千餘人仗劍從之滁陽王奇王驍勇置之麾下使從諸將略地每在前行命爲百戶取九灣攻濠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爲千戶時 高皇帝

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率兵從攻大洪山寨得兵八百陞長萬夫復從攻滁州殺其守帥以功多授管軍總管招集士卒益衆又明年甲午帝自取和州諸將多滁陽王貴部曲願望未盡效臣禮惟王以所領兵聽命甚謹帝心嘉焉會義兵元帥陳也先復攻和州王與將士擊走之乙未六月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解是旣而也先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寇城王擊其水軍矢中左臂怒氣益奮中山王徐公達寧河王鄧公愈帥師由東門轉戰城北破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獻王分兵取溧水句

容克而守之丙申帝定建業三月王偕中山王取鎮江一日克其城兵不血刃陸統兵元帥復同中山王取金壇及富莊七月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三月克常州奉命鎮守其地攻取江陰明年僞吳張士誠兵寇常州王力戰却之擒其卒三百十月復來寇俘甲士千餘舟數千艘馬數十匹賊勢為之少沮壬寅偕中山王攻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于楊山斬其裒將獲甲首五百級逐其別將其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左丞甲辰士誠弟僞丞相士信寇圍長興王率步將吳福興會開平王常公遇春軍合戰士信大敗

而退趨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遂取永新州戮僞左丞周安等籍士馬歸于京師仍出守常州兩年帝命諸將伐士誠略太湖營于舊館降僞將呂左丞等虜其兵二千馬八十疋轉戰湖州守將張右丞降進擊吳江州將不能格亦降遂薄姑蘇圍之明年丁未為吳元年九月中山開平與王益督兵力戰卒平姑蘇縛士誠以歸三吳悉定除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階榮祿大夫時方谷珎據温台慶元三郡與士誠比境聞出誠敗固已震恐王督諸軍征之谷珍懼乘大船逃匿海島中王遣人持書喻以

國家威德谷珍即率昆弟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
楫以萬計所至不擾王之功居多乘勝下福州戊申
帝即大位改元洪武王畧定閩中諸郡至延平主帥
陳友定怙險橫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兩端王虜
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是歲九月帝幸汴梁王實扈
從既而與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路晉絳二年同中
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關隴皆平
明年與中山王宋國公至定西襲元將擴闊帖木兒
營西北取寧夏至察罕腦兒獲其猛將虎陳定東勝
大同宣府皆以勞先諸將九月還京師論功行賞錫

以鐵券封中山侯號開國輔運宣力武臣階榮祿大
夫勳柱國祿一千五百石明王珍乘中國亂僭號四
川以重慶為都王珍死其子昇立四年詔王及德慶
侯廖永忠統諸將征之昇鎖瞿塘峽以遏舟師王以
計敗之水陸並進直擣僞都昇不能支率其臣屬奉
金寶以降五年同中山王北征窮追和林明年斃通
州外郭八年移鎮彰德躐其城是冬追元逋臣伯顏
帖木兒于察罕腦兒獲馬牛羊無筭十年正月元日
帝念王之功加號推誠位特進階為光祿大夫職為
左都督勳為左柱國爵為公國為信俾議軍國事加

祿至三千石仍賜鐵券王益恭畏不自驕盈繼與岐陽王李公文忠練卒于鳳陽鳳陽濠之賜名也明年巡撫西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十四年偕中山王北伐下灰山擒其平章別里哥及樞密副使久通又明年詔至四川永寧治壩濠飭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獠爲亂王帥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及入朝王以春秋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群公次第以爲言帝喜之賜寶鈔五萬俾造第宅於鳳陽而謂王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害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王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

一爲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以成告率妻子陛辭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黃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計者一萬五千文綺四十端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錢文綺甚厚俱降手勅褒嘉之二十三年元旦朝于京師忽被末疾且失音不能言帝聞之大驚即命駕臨視嘆惋久之遣歸故里十月詔王之子將命召至邸賜以安車入殿庭燕勞備至復厚資俾歸以俟有瘳二十七年王疾彌甚不能與帝思見之特詔輿入觀手爲摩撫語及舊勞對之雪涕賜鈔六百五十緡預爲營葬之資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於里第之正

寢至是年七十矣訃聞帝感悼為之不御朝者三日
追封定謚親為文授使者以祭命親王咸遣祭于其
家棺槨明器冢壙皆官為之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
塋于縣曹山之原詔背豫于功臣祠配享於太廟祥
禫必賜祭 高皇帝禮遇功臣加恩于王恩禮之隆
時莫與比夫人有婦德明詔稱其賢子五人曰昂署
前軍都督府僉事曰軌太原中護衛鎮撫曰鶻曰燮
皆早卒曰醴同知左軍都督府階榮祿大夫將兵征
五開卒于軍女五人長造德 侯廖權次為魯王妃次
造萬泉衛指揮俞昂次造景東衛指揮賴鎮之子

次造楚雄衛指揮袁義之子興孫男十一人曰昂暹
昇晟昂昇昂昇吳華晟其嫡也孫女四人曾孫男
一人女二人皆幼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言
入闡國論一語不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詔即行不
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
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為家畜妾
媵百餘暮年皆資遣寧家得賞賜多惠鄉黨父老及
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宰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驩
如也厥後群公多先物故而王獨享壽考以令名終
斯固保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也已今陛下

追惟創業之艱顯揚刻銘使播不朽豈獨蓋覆湯氏
 之子孫蓋以昭揚先帝之功德而垂萬世也是用備
 著其事而獻銘曰於昭上帝視下孔仁降聖儲才相
 茲兆民民之顛隋俾聖康之復俾賢臣佐而襄之有
 元既衰天厭其亂篤生高皇拯綏大難龍奮于潛八
 極晦冥英傑如雲翼之以升惟東甌王既智且武灼
 知天命早識真主衆方夢夢未決所從獨斷不疑委
 身效忠臣或擇君杖策千里生于帝鄉其社孰似賈
 劍彫戈折衝四方如虎如貔驅彼大羊披淮濟江以
 作京邑京邑既成皇業乃集東道僞吳坐鎮毘陵不

騫不傾伏義為城帝德日宣遠懷邇服王率之行勢
 若破竹既平姑蘇元惡就誅威鎮東南暨于海隅乃
 清闡隴乃平幽冀萬邦來同獻其琛貝帝曰念哉劬
 我元勛爰落土疆流慶後昆中山建侯遂公大國貂
 冠金券繡裳赤鳥海宇晏寧變夷為華民休田間穀
 粟絲麻王亦白髮燕嬉甲第伊誰致之天子之賜天
 子有詔共樂太平文錦兼金侑以百朋內暨夫人亦
 受寵錫璽書爛然觀者動色天實生才股肱聖皇豐
 其弗祿俾之壽康壽考令終孰與之同天子之門式
 勸有功沒登王封從饗宗廟始卒無瑕其忠有耀昭

哉大明如日麗天載焯鴻勳以訓萬年

越國公新廟碑 代太史公作

丈夫之遇于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食於其土必其德澤及人之深堅如金石而弗渝信如四時而弗爽昭如日星而弗滅然後足以厭乎人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辛卯兵興天下大亂民遭溺焚悵悵無所棲止 皇帝手秉黃鉞起而救之屯兵淝陽公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威龍鳳乙未春二月 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

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毗陵公皆在行中奉旗斬將或操發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 王破宣城 上命行樞密判官鄧愈成宣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軍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整頓兼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人衆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軍克嚴州公又偕行降溪洞兵三萬以攻遷行樞密院判官公謂蘭溪去嚴爲甚通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有三月 王師取婺州陞公僉書

行樞密院事公益恩有以自効巳亥春正月攻下諸
暨州十有一月文平處州歲子夏六月又拔信州信
方絕糧人皆勸公還所公曰此閩楚喉衿地可棄之
乎乃築城浚隍爲監守計辛丑夏五月 上憫公之
勞且以婺爲海右大藩通閩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
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屯戍于婺州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
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厥父母 上聞
之亦震悼弗置親御制墨作文以祭且命有司瘞公
像配享卞忠貞公廟庭甲辰冬復降 旨贈光祿大

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
先是公歿之明年公之諸部曲與境內之民悵然遐
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即城中作新廟一區十閱
月而廟成堂門亭廡咸具及是寵褒之令下復群謁
於金華宋濂諸部曲進曰公之號令素嚴人無違禁
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必勝而不冒
於寵靈之內者非公之賜歟我之病也孰知而起之
我之凍且餓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親自裹創注藥及
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何以將之境
內之民又進曰吾婺之民稠瘠殊甚公博心撫摩之

昔也奔走乎西東歲無寧居今也長幼一堂愉愉雍
雍非公之賜歟昔也商賈不通布穀不給今也市區
充溢百貨具集非公之賜歟昔也厄於暴強莫敢何
問今也攘一莖茅公亦使人饋之如承平時非公之
賜歟公之德我亦何以將之今者寵光下被爵登上
公人神洽熙雲日潤明山川草木亦有喜氣適新廟
告成願爲我詳記公之功德以垂永於無窮是用合
辭以請濂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城者矣苟得甲士
之懽心則耕田鑿井之氓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得
以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或不免於愁歎孰有两全

哉若公者可謂允賢乎已公嘗自誦曰我不知書
然吾行軍唯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女婦不
焚毀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爭附趨之蓋
公處心以仁蒞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附惟
其威也故不戒而兵自不敢犯昔者祭征虜制御士
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爲立
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廟而祠之其
誰曰不宜初公之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煜煜有
光若燈及其既薨敵人數擾我邊陲公降祥異或見
夢於人或覩靈光滿野洵洵聞人馬聲及出師輒大

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公英魂靈爽出入於星辰之間固未嘗亡也因并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非偶然者公姓胡氏諱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詩曰真主啓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灑行雲從中有一人萬夫之雄其人謂何時維越公其凜凜越公勁氣橫驚手荷鈇受其粲若璐彼趨以馬我捷以步陷陣如飛逢者必仆其天兵四出靡弗在行瞠目疾視前無堅城有聲洸洸敵人震驚土疆既拓大勳以疑其王曰俞哉爾予羽翼發維雄藩爾鎮其域爾參政府解爾宥密爾勞爾徠以盡乃職其公既受命分閩建

牙威讐化乎莫敢或譁汝願汝掖汝瑛汝摩化汝吟而為謳歌其視彼郊原其耕澤澤視彼闌閭其通繹繹視彼室廬其居奕奕何以致斯伊公之力其我民無祿俾公棄捐精神上游同合化權民之云思其何舍旃非廟祀非祀曷虔其乃簡篋材乃端術徑乃差穀辰視星之定林衡奔事班番稟令紫栳星錯素階玉筮其遂清有寢嚴衛有門旁挾有廡四繚有垣肖像中居威神騰軒陰風肅如髮鬚若存其維公顧綏時著靈響陰火東驚鐵騎西上赤熾一揮無敵不礮孰不生畏孰不景仰其生為名臣死為明神策

書所列指綫可陳烈公之英貫乎屈伸幽明存殊柝
人則勻其公實惠我弗聞弗二人之依公如旌繫棧
登我稼穡暹我妖沴款我明祀欽于世世其

宋處士碑陰銘

宋處士諱文昭字文寔金華人也處士嘗以次子太
史公貴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而曰處士以其德
不以其位邦人之志也處士生三子其一為義烏教
諭淵次為太史公濂享年八十有一而卒葬于白石
山之原至于今十有五年矣而邦人哀處士者如始
卒之歲稱處士者如處士尚存某獲侍太史公見公

忠厚慈讓負天下之盛名而不恃其才為天下之顯
官而不驕其貴遇人無長幼貴賤一以至誠不欺為
本未嘗不竊嘆以為非人力所能為退見公二子四
孫或仕或木仕皆恭敬樂易董然有君子之行又竊
嘆以為不可及固意其祖考之積者厚矣及讀公所
著墓表處士之德則皆平易之事耳初非有卓絕偉
特之行問邦人之所以哀處士者亦不能名而言之
於是而嘆曰處士之德其在是夫名至於使人不能
名者善之至也可以名譽者非善之至也鸚鵡猩猩
之能言騏驥之善走可得而名也至於鳳凰麒麟人

皆知其爲瑞而莫知其所以瑞非不知也蓋聲音形
貌之美不足以盡其德而人不敢易稱之也故善之
小者易述德之大者難名才傑之士多以奇功偉績
著聞道德充盈者非口舌文辭所能具而不傳者衆
矣然口之所稱歷世則亡而太史公舉其所可知而
不論其難名者恐人以爲私美其親也是則處士之
德非直而不阿者孰宜言之乃述邦人之意銘其碑
陰曰金華宋處士德如古之仁人誠以交物而敬以
持身天錫其後昆爲時碩臣孰謂善不可爲孰謂天
不可信尚徵於處士之墳

俞先生墓表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及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童
潰狃狎滑化風成而宋之遺習消滅盡矣爲士者辨
髮短衣效其語言容飾以附于上異速獲仕進否則
訕笑以爲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爲之變是時金
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危冠坐談古道客造
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
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三揖皆有辭相稱慰
慶替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宋久不知宋
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爲異或尤以爲迂緩先生不顧

年七十又二卒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
卒而宋之遺風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升器其先
杭人吳越錢氏時仕其國爲戶部尚書董營田使者
曰公帛嘗道婺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
生德銓德銓生談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談生海海生
善轉善智有子四人皆爲儒惟善智子昌言宋大觀
五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
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上虞主簿允允生性性生壽
壽生義義先生父也母某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
鈎發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

即退滄于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討較辯疑昧多所益
附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允生德愈加志愈篤
爲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
不大顯于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軼不傳
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
之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之之詳惟先生缺娶王氏
生五子曰祿衍椿著某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一月
某日葬于義和里之楊家園今觀先生卒時十年而
先生之孫欽麒釋觀德爾亦爲老成人曾孫十五
人已多長云人子疑賢孫至曾祖則已踈矣使復越

數世尚有知者乎篤行自省固不恤乎人之知否然
德如先生而不傳則天下之爲善者怠矣余是以論
列之以見不苟合于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

林君墓表

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
大官過儒生遠甚故儒多屈爲吏吏皆忠厚潔廉寬
於用法而重於有過勇於致名而怯於言利進而爲
公卿者旣以才能政術有聞于時而在郡邑之間者
亦謹言篤行與其時稱豈特吏之素賢乎士而爲吏
元之可稱者衆也元亡未久而遺風舊習與之俱變

求之於世若林君者蓋鮮矣吾是以喜稱之君諱德
世字一元台寧海人其先臨海黃氏自其祖德秀從
母爲林氏子考仁壽來吏寧海因家焉君少好學通
經史大義有士行居母喪如禮事後母有子道長而
明習世故恢奇卓偉貌莊氣嚴善辯說事當否得失
而料其成敗後輒驗邑人多慕與遊國初知縣事李
茂聞君才請與相見一見奇君曰吾不敢屈然使吾
憚於政而病寧海之民君亦有不利焉願強佐我君
語以士俗利害輔以義理法律因革翕張一本於愛
民勸之立法以戒步度田者爲冊書據其多寡以定

徭賦民久而樂其便歲餘遷四明之定海定海社令
知君名事之難決者必謀於君無不立斷會歲大旱
民合辭以灾告郡守庸怯畏得罪退斥不肯受屬縣
承守旨禁訴災者君力爭于令獨受民辭達于郡請
上聞卹被災者租守怒徵租益急令憂不知所爲君
曰官爲國家牧小民當以死爲小民爭之奈何畏守
一怒而爲惠不終乎令用君策抱印章持文書伏守
庭下涕泣乞自免守猶持不許適羽林耿將軍奉詔
行天下問民所苦民以被災狀自言將軍速郡縣官
不受民辭者將宣之法令出文書袖中獻之將軍驚

曰浙東七郡無一人以旱請于朝而令獨有憂民心
可嘉也令以君本謀對將軍特免出令餘皆問罪如
法遠近聞之莫不多君以爲賢令由是益信君謂君
愛已君亦知無不言民有兄弟分財致訟者令欲以
法繩之君謂彼以財而訟已失兄弟情今不教訓而
直待之以刑是使其兄弟終身相怨無已也雖欲敦
睦而無繇令因諭以倫理歸其財而遣之縣正田籍
或以田詭寄他人以避征役覺令欲徙之君曰誠信
未洽使民爲詐非特民之罪也今遽徙之失爲民父
母意卒得不徙令改作城隍廟患材木無所取君建

議毀淫祠佛寺以給其用海上盜掠官所運鹽官欲償於民君持之堅民得不因其識大體善因事利民皆此類後竟坐以盜掠鹽奏報緩期謫穎上居七年復起為刑部掾閱兩月丁繼母憂歸以洪武辛酉六月十八日卒于家年六十一君脩行誼有器度始父歿時君偶出不獲躬待藥餌後遇忌日必悲哀率之前五日病革矣妻子以忌日告猶強起以衣冠拜奠成禮如平時鄉先生舒公平初以宦勝國北徙病死毘陵為携其遺骨還葬其在穎上兵後暴骨滿野率家童拾而瘞之馭下嚴而有恩教子必以禮義娶吳

氏生二子旭和吳氏先君三年卒君卒之歲十二月十日合葬縣南許家山之原側壘葉氏有子三人曰昇昇昂旭且死而昇善學勵行服喪不近酒肉者三年越述其所知事行為書請識君墓余感夫世之銘墓者恒以位而不以德為號崇顯之人過惡行溢而猶為之書秉志篤行之士不幸無位則棄而弗錄故善者未必傳而傳者未必善也夫德合乎天者也位受乎人者也天之得而人之遺美也人之隆而天則替耻也賤其美而不貴而以耻為榮豈理也哉君之得於人者雖微而其志之美蔚然而可稱過夫世之

位有餘而德不足者多矣彼則務合乎人而此則求合乎天也人事常缺於一時而天道必徵於悠遠子孫其昌尚勸爲善

盧處士墓銘

士之出於三代之盛者豈素賢哉世教旣明勸懲之道旣備雖有未至者不得不企而及也生乎三代之後者上焉莫爲之率蹈乎邪者非惟不之禁而或以取榮趨乎義者非惟無以勸而適以取困故道之行也中人皆可以爲善及其廢也賢者之資不能以自立於不能自立之時而有由禮秉義之士可不謂難

能耶若盧處士者是已處士生元中世俗偷於胡亥天下皆辨髮椎髻習其言語文字馳馬帶劍以爲常處士居雖近市然恬冲坦靜不樂芬華長衣危帽徐言雅步操儒生禮不變事後母下心抑氣甚得子道遇宗族鄉里一以柔和不較爲先有犯者對之微咲恂恂耐荅恐傷其意由是斯人亦不忍侮之居家雖無事必必起櫛冠洒掃祠寢非疾病未嘗一日怠好讀書纂集古賢人粹言及今人文若嗜飲食言若不

能出口至論古今事當否得失成敗禍福及處之之宜詳審精深雖善辨者不能窮也親賓會集道前舊

所歷見聞可法戒者以爲樂煦煦如也不肖者見之而愧善者見之而慕久與之居而不見其可厭蓋其天性粹美雖不同乎流俗而亦不求絕異於人故其生也人安之其沒也莫不悼惜焉盧氏盛於齊周隋唐之際居台之寧海者其族衆多號桑洲盧氏者處士族也魯大考國華大考天麟考至公皆以善稱妣陳氏繼母王氏處士諱中字思誠配方氏子之姑也子二人曰質曰朴一女適同縣張宗雅男曰乾一質以縣學諸生登國朝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對策蒙廷天子奇其文擢宣第三授承事郎翰林編脩人

榮處士善教子而處士益謙退若不預聞者後二年庚午處士年六十四以十月七日卒于家以訃聞詔賜驛舟楮幣遣歸以明年正月九日塋於縣北梅林石門之原既葬又四年乙亥質陞中順大夫太常少卿以書來漢中俾述其事刻于墓上之廟於習俗也久矣以孔子之時三代遺風未盡變聖化之沾英才大賢相望輩出而孔子猶嘆善人不可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况二千載之下禮樂之缺之餘而習于近世之陋也哉若處士者不污於浮薄而持心制行與古君子類非所謂善人有恒者耶以此之資使及三

代之盛而獲遊聖人之門道德之盛必有大過人者
其所就當不止於此然則予於處士也安得不慕其
賢而重有感也夫

楊處士墓誌銘

越新昌之楊氏當元滅宋時有諱普順者年十三歲
爲兵挾以北至濟南厥次長而娶呂氏生子曰馬仕
爲禁禦郎既而棄妻子南歸父母尚無恙遂留不去
處士普順之孫而禁禦之長子也初禁禦娶王氏生
五子自厥次來省父父強遣北還養其母會禁禦及
王氏卒處士既葬畢遂與諸弟訣來新昌事大父流

士諱海珠字國寶少不資學問而凝重孝謹有德度
在大父側愉色卑躬承意不少忤服喪治葬具合禮
式家富好施與族媼貧無依者輒賙給或養之終身
鄉里匱乏歲時遺以米粟告糴者必飲食之歲大疫
里中民駢首卽爲糜粥湯藥問慰撫卹曲有恩意遇
卒有道死者爲之歛葬後水齧其墓復疏澗引流使
避去每諸子收息錢田租于外必諭實貧戒勿歛怨
以禍我家里昨畊地得金而不能辯持以鬻錢處士
語其直使貸于人家以充處士不售取爲已利處士
笑曰吾豈以利而昧心哉其所爲多類此充善教子

關館延師儒率諸子尊禮之夜則張燈命誦古人名
言卓行以爲勸至老不懈年七十四以洪武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終于家某年月日窆于白茅山之
原配盧氏有美德男若干人魯其其孫男十有四人
孫女四人魯由國子生爲成都前衛知事清慎能詩
與余善述處士事始末來請銘銘曰義誠貴羸或債
厥身富而克施天與其仁肫肫處士孝慈篤厚惠于
鄉里不家其有惜其居下澤不旁流良貴靡虧善孰
能儔古道日衰茲惟君子嗣人則之尚受餘祉

處士墓表

天下之姓王氏爲盛其在東南者多出文獻公道文
獻遠孫梁其將軍超孫始遷越刻溪將軍之裔有諸
縉者石晉天福間自剡來台寧海之塔山因家焉處
士其後也曾大父曰舉夫父曰景叔父曰先魁在宋
世皆不仕而爲富家處士生元初奉國朝受命之四
年洪武辛亥十二月五日集八十有五其事親盡愛
以有禮家嘗遇火父年九十卧病不能行亟抱以出
復至先祠遷神主他所一不顧貲產及父喪不飲食
至七日其待昆弟義以和二兄蚤卒撫從子如子無
愛憎厚薄䟽數群從子姓數十人慈洽教敷藹如也

卷之二十三
於宗族有恩意不能自衣食者調以粟帛不能喪者
助以棺槨於鄉閭推所有無倦色里有潄水之防曰
蔣婆堰溉四百餘頃嘗決堰下田皆病旱捐私財募
衆力築成之人賴其利其生見元之盛衰家富實不
少變是時富家出有僕馬服有綺繡奉其身者多豪
侈踰度而處士獨儉素喜讀書操行爲士人優游林
泉以壽考終先娶盧氏年二十九生子元壽而率繼
室以其女弟生子曰富壽年八十五歲以洪武乙卯
某月十日合葬上里奧西山之原而葬先率者于山
北之原孫男五人嘉瓊琛璞瑋孫女五人曾孫十二

人皓昂吳昱普昨朕曠晚鼎曾孫女九人處士旣沒
十八年長孫嘉以墓土之文爲請後五年子自漢中
來京師乃爲之言曰處士閱有元一代之終始不可
謂不壽也所基者久而所積者厚不可爲不富也目
不識兵革而終於編下謂之康寧而考終孰以爲否
也矧其服行于躬者粹乎合於禮義其好德之善非
斯世之所多有也嗚呼古之所謂不朽者其將在茲
乎

陳先生墓碣

前同知景州事陳德星旣葬其考踈清先生乃以其

僚知州事林顯所撰先生群行來京請文將鐫其墓
上之碑余視其意惻然可念也不可以辭先生諱汝
檝字傳巖疎清其別號陳其氏象山其所居也其先
五代末有仕閩爲光祿大夫者避亂自閩長溪航海
來遷五傳至顯爲生子彥發彥發生雷雷生應魁字
君玉登宋季進士第爲國子助教有學行宋亡爲元
遂匿不起學者尊之先生其子也母恭人楊氏先生
資端凝喜學問不爲世俗譁教疑浮薄之習事親有
禮鄉人服其孝後親沒未葬隣家火勢將及家人爭
負筐篋走避先生與其嬪徐氏伏柩號慟誓不獨存

已而風返火熄板板全人益駭嘆以爲篤孝所感史
官王禘傳之事聞于世從弟汝舟疾且死以幼子爲
託先生泣曰而子猶吾子也吾豈敢忘汝舟卒長其
子娶婦以其遺物畀之歲大侵民飢先生與徐夫人
謀蓄糗糒糴粟以賑飢者所全活甚衆平居雅易誠
信即之者慕其賢聞之者樂稱其善多從之游歲時
率賓客系姓娑娑燕嬉被服整飭論辯雄偉其鄉之
名士蔣景高因取其遠祖大丘事題其居曰嘉賢堂
翰林學士危公素爲書其額嘗以部使者辟爲郡學
錄旣而引歸入國朝德星用薦者出仕而先生老矣

年八十以洪武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終于家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塋縣東延壽奧山之原以徐氏祔徐氏諱棣有婦德德星其長也次德淵德定德性文行女二人適士族孫男十七人孫女五人德星由同州移景州所至民安其政可謂良吏又能著其親之美而昭暴之天之於善人意其在是夫銘曰全其貴不慕乎位推其存不斬乎聞天錫之祉多孫子遺澤有徵將在此

侍讀唐君墓誌銘

建文三年閏二月二十三日翰林侍讀唐愚士卒于

京師玄津街之官舍明日文學博士方孝孺言于朝上嗟悼久之詔有司給舟載柩歸苑公卿大夫相與惜其才之晚用用而未及施於人士君子相與歎其賢且其壽考而不幸年五十二而歿門人學者相與奔走弔哭以為失所依承而老成耆艾與之交者莫不為之出涕君諱之淳字愚士以字行少有奇志攻學如飢渴之慕飲食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有名君早出遊諸公間若翰林承旨宋公等皆聲望高一世亟稱許其文詞而勉其為學君年二十餘已有聲浙水東應奉君謫死臨濠君辛勤跋履奉喪歸塋追

求文平生題咏篇什荒郵敗壁高崖斷石之間纂錄收拾如獲金壁時時伏讀聲凄切動人聞者爲之掩泣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練達世故爲文蔚瞻有俊氣長於詩而善筆札每一篇出人多傳道之洪武中屢欲有薦之者謝不就曹國李公好士爲勳戚第一聞其名走使者請至家俾其子師焉亦因與之講切待以賓友禮征行四方皆與俱歷燕薊秦周過前代廢都舊邑名賢傑士之遺跡未嘗不援筆有賦詞旨超絕必驚壓一時頗喜飲酒酒酣談辨古今雜以諧謔竟日夜不窮會 天子即位之三載詔翰林侍從之

臣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爲書以考治亂爲鑑戒命舉優通文學士孝孺與二三儒臣首以君薦上亦雅知其名且謂曹公之客必賢也趣召至殿庭即拜侍讀賜以冠帶俾與孝孺俱領脩書事且同以前漢書進讀人以君久困晚得一官輒得近人主左右且將行其所學咸爲之喜無忌嫉之者未幾而病病愈復起又未幾時病甚或勸以禱于神不許卧月餘竟卒君紹興山陰人曾祖榮貴祖應麒考應奉肅妣汪氏娶周氏早死繼左氏生女四人得男輒夭卒之前某日始得一男子君喜自名之曰起君無他宗族李曹公

最知之深而久將兵于外君久病念其家以悲既而甚公歸與語曰無以身後爲念吾在能恤君家及卒喪具數百千緡皆倚以辦君次女壻國子生葉坦自得疾即視湯藥今又送其柩以歸將以某月日塋于山陰之赤土山而以銘爲請曰君之遺言也某聞君名二十年相與往還且十餘年及今乃爲僚友方欲與君同進于學而君棄予死矣垂絕之屬其何忍辭君別號萍居所著有萍居稿數十卷及集錄他書又數十卷可傳銘曰才而賤貧或尤乎人得位莫守將誰之咎能約祿豐身顯名污較君所得不旣優乎

曹處士墓碣銘

元師取宋降其都宋恭帝北遷東南郡縣皆置
二王將走海上處之縉雲有義士曰曹君誠散家貲募兵泣謂二子天驥天驎曰吾先祖考繼世爲宋民戴天踏地受德澤者三百餘年今宋亡主執吾義當死之筋力不逮責在汝等汝其無違吾志二子受命率兵從二王以行遇元師于台榭戰不敵兄弟爭先死况曰我死也其弟曰况未有子况嫡也弟死國况爲家不亦可乎遂代其兄而力戰以死况還撫弟之子如子時聞曹氏事者皆爲流涕固已卜其有後已

而處士生處士天興之子義生之孫宋泉州德化縣
令召之曾孫諱垓字德夫少孝謹識處已大方事親
先其所欲惡而將順之遇人無賤貴一以至誠不欺
爲本郭大好施子歲饑捐錢粟周閭里力能庚者庚
貧者置不問無難色於利人可爲者無不盡心而於
神廬佛寺墮壞亦糜金帛佐其費遠近化服咸稱爲
善人年五十有九以元至正丙戌正月五日卒是日
沐浴端坐戒後嗣以爲善勿怠累數百言不亂娶胡
氏宋太學 某之女賢而能順其夫年六十九以壬
辰三月五日終後 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合葬

海巖之金盆山旣塋之明年盜起意其家有藏欲發
之守冢者哭曰寧殺我毋發善人墓賊聞處士名德
之相戒引去四男子某地玆環三女適呂德卿羊塌
遂初廬陽孫男十有五人曰滿豐清溶汗浙洄游湫
澆潤泰有濡深孫女五人婚曰呂欽名陳元某呂脩
名陳希孟徐希和曾孫男三女三人浙有厚行國朝
用薦者同知以同府階奉議大夫以政事聞與余善
論次其族姓事可稱者爲書授余請銘其先蓋祖漢
二十一世孫磕五季世爲縉雲尉遂家縉雲
磕至義士凡十六世義士卒未百年諸孫數十人多

為大家銘曰其源孰啓視其祖父其澤孰承後昆是
徵烈烈厥先蕃蕃厥傳有弗為善請考斯阡

吳處士墓表

處州麗水有處士曰吳君諱耳字仲可生于元之盛
時無一命之爵而有以樂其心無政教刑罰之柄而
有以感服乎民無惠澤言語以被于世而其鄉閭思
其善久而不忍忘也處士六世祖蜚英仕宋為朝請
大夫浙東轉運使曾祖集祖德潤父會皆以醫術濟
人娶王氏生四男子元同麟鼎濟後娶詹氏生一子
瑜蚤卒孫男十人浩溢溱深洵清豐有楚處士生

斯世者七十年以國朝洪武丙辰二月二十一日終
于家既終其子某奉命以十一月某日步于和樂舞
一塢之原於八年矣子孫多能守其家法而述其事
處士敦厚和易孝于繼母而睦于宗族通其學能
說數千百年治亂得失邪正無所遺滯好賓客所友
者皆名士休不以所長高人人以故喜親之其君臣
之忘其為布衣之士貧賤者仰之忘其為名族聞家
雖野夫稚子皆知愛慕之以為長者而處士初不為
詭異之行以微譽於人也處士家故豐於財而不喜
言利遇凶歲輒減粟價以賑飢人貧錢不能償以田

來庚度與本傳即止意錢因棄不調貧者或焚其券
民蔡氏趙氏親死不能葬處士聞之名至家給以葬
費嘉

爲郡錄事欲買田於鄰學以養士以處
士公廉俾主其事處士恒以私錢倍田之數而償其
租額田者至今利之其厚於爲人皆類是人用是稱
之曰善人隣家火延燎處士接桶垂及而及旁近舍
處士家獨完鄉人大驚異之以爲爲善之報後子孫
請易榱桶處士弗許曰使後人知吾何以得此於天
要有所警也然處士終不以語人是時天下久治風
氣淳厚閭里老人皆以篤行相先非特處士爲然也

故處士之善雖爲鄉邦所稱而不甚著聞于世今士
處士之歿未久後生小子習於陋薄智術勝而忠篤
損天子屢下明詔責勵之而未能率變也則夫處士
之德安可不稱諸天下以爲世勸

鄭處士墓石表辭

浦陽之鄭氏有貞孝處士諱淵字仲涵生未嘗仕乎
時足跡不出半里門以洪武六年六月十一日卒二
月十三日葬於左溪瑤塢其師太師公謚之而銘其
墓墓上之木已拱矣問其鄉之細民則處額曰仁人
也處士在時吾民饑者告以食寒者告以衣病者我

藥之稱貸者未嘗辭有恤我之心焉今死矣仁人不可得矣問其士大夫則蹙蹙然曰忠信人也其言也恐傷其氣其待人也和恕之容溢於面其見人有善也揚之唯恐弗亟見人有過也陰告之而不聞于外貧者賙之急者紓之而未嘗以是驕人惜其死矣問其親戚則泣之曰吾恐言其德乎縱言之其有既乎處士親在事之盡孝既沒而喪之過哀親死時思食瓜終其身不食瓜曰吾何能不咽也事兄如事父兄曰坐則趨走就位不命之坐則拱而立不敢平目視撫子弟有恩而嚴或有疾夜四五起及訓飭之際正

色厲辭凜凜如神明其視姻連不以貧富爲於熱嫁其弟孤女踰於已出者其大者若此其少者可知吾言之安能旣也問乎太史公公出涕曰吾之徒也其事我也_{不以師而執子之禮其爲文辭水滸而木茂其於道有聞矣不幸四十有八而亡今則無矣問於其子楷欲發其辭而舌莫能舉求其文得遂初齋藁十卷讀未終篇爲之泣下沾襟嗚呼處士一布衣耳道行乎家不特使親者哀之而交游者至今哀之不特君子哀之而野人亦且悲之使處士有位其及人者豈少乎而卒以死者命也世固有高位而人無稱}

之者甚或詆詬之願其速死其視處士有謚以昭德
有文以傳世得失果何如哉嗚呼可哀也已處士之
曾祖諱德璋宋青田尉祖諱文轟父諱鉅皆以好義
同居聞母周氏配某氏先處士卒與處士同壙男即
楷女二人適某孫男耀楷有文行太史公稱之與予
友以墓表之辭爲屬系曰古之爲儒道爲貴俗衰尚
文才厥僞文竒行駁世所棄偉哉貞孝覺其弊躬行
於家仁且義擴而爲文乃餘藝玄珪白璧郊廟器弗
庸遽向山澤閔醇儒之亡衆歔歔幸有佳楮紹遺志
積文報修將愈熾刻辭識之告來世

采苓子鄭處士墓碣

周之文盛矣至其季也流而爲詐誇孔子蓋屢嘆之
教人必以忠信豈不以忠信爲立德之本故耶今世
去孔子時益遠機巧之俗勝而敦慤之風微乃有若
鄭處士者焉其可尚也哉處士諱瀛字仲德別號采
苓子居金華之浦江自其七世祖綺教子孫勿異爨
今傳十又一世矣元及國朝皆表其閭天下稱之曰
義門鄭氏處士處乎世者六十有四年主其家者凡
十有七年自成童至耄老其言必信其行必篤其事
長撫孤待昆弟接朋友一以誠自持無纖毫之妄望

之其容熙熙然即之其語怡怡然又與之盤旋未嘗見其忿言怒色躁者久之而悔詐者近之而愧士君子與之遊者若翰林承旨宋公教授胡公翰贈翰林學士王文節公禘皆以文學重當世莫不推服以爲賢而鄉人子弟聞處士之名者咸敬畏以爲不可及也嗚呼可謂忠信之士矣處士爲學通大義美髯長身貌和而氣淳家以田賦多推擇爲糧長屢以事入覲太祖高皇帝識之後妄人誣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不實必死而覆其家處士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獨憐之曰我知鄭

義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爲吏部司參議而盡以所徵資全歸鄭氏且問之曰治家所以長久之道處士具以對上甚喜處士感上之恩每上生辰即捧香詣闕下拜賀上未嘗不喜而勞之當是時浙東西鉅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家而處士家數千指特完蓋忠信之報云處士尚祖政曾祖永龍游承德珪與弟責田尉德璋遭難並死祖文嗣考鈞處士本贈禮部郎中璽之子以父命爲叔父後娶周氏先五十八年卒繼室梅氏子男四入櫛檝林彬好學有長才櫛天餘皆先卒惟彬後而一子歿女二人長早死次造

傳誼孫男五炳煜燦森孫女四二逸諸暨何恭永
康朱輝餘在室曾孫男三太曰奎曰城曰壙女一處
士以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終八月二十四
日葬于石姥嶺之原葬之八年炳狀處士之善走京
師請銘余始冠時從宋公于蔚山與處士家相去二
三里而公與處士名同而生之歲又同相好也故余
交處士祖子孫間甚熟公每語及處士未嘗不以爲
君子也後未幾時而公薨又十三年而處士卒至于
今而處士之故人交舊皆無在者而余幸執筆待罪
太史墓上之石烏得以固陋辭銘曰自古有國

千年世之大家亦艱其傳貴富豈無章組相繼道不
足稱位隆名替鄭出榮陽周之支孫來遷浦江以義
爲門自宋迄今廢典多有巨族封君孰世其守維鄭
之宗匪公匪侯躬率禮讓紹其先猷篤孝乎親協恭
昆弟人豈不能莫濟其美侃侃處士克長厥家忠信
自脩無僞無華和色徐言犯者弗較安享壽康登于
耆耄惟皇太祖神斷如天華髮長髯屢對帝前帝眷
綏之不怒以咲天恩誕敷爲善之報人之可恃令德
爲尤疇棄不行外物是求宰木森森取則匪遠我面
其傳以勸爲善

故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議鄭公墓表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雄斷治海內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間大家富民多以踰制失道亡其宗獨金華浦江鄭氏以孝義聞天下特受褒賞恩數甚盛或爲人所誣輒赦不問擢其子弟爲大官每指以風切當世而鄭公湜尤爲先帝所器者也公諱湜字仲持洪武十四年奸人誣告其家以交通賊臣事甚危公兄弟二十五人存者幾二十人而五人爲公之兄仲兄濂先以事在京師吏逮捕急四兄欲行公奮曰有弟在其恐使兄陷刑辟自詣吏請行至京兄濂迎謂曰

吾家長當任其罪弟無與公曰凡年耄弟當任其責非兄罪二人相爭入獄旣而太祖聞之召二人至殿前勞勉之即赦其罪賜湯沐酒食詔拜公布政司叅政吏部奏叅政無缺員特設叅議之官以處之遂授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議賜冠帶襲衣復命舉所知因薦同郡王應等五人後皆授叅議俱有聞于時公治福建吏民熟公家聲相誡勿犯豪將病民者公與之爭可否帖帖畏服南靜縣民爲亂誣誤者數千百人部曲多掠其婦女爲奴公皆言于諸將縱遣去兵不敢譁商有二人劇盜殺其一而取其財其一

人得脫訴于官捕盜在獄驗屍無有不肯承公夜取盜鞠訊因縛置于庭匿吏案下俾聽其語夜半盜顧庭空無人果私語始知其沉屍井中明日詰盜以沉屍處盜驚伏聞人神其政十五年正月二十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有六公之先自宋同居至祖文泰在元中世家始大考鉉封從仕郎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母張氏公少竒警受學于太史宋公公稱其長才貌姿魁偉識度卓卓負氣有爲其事長待人理財御下皆有方所創條教皆可爲子弟法娶張氏先公八年卒子男二人曰格曰杲曰柯杲及柯

氏出女二人適同邑張璠東陽將昇孫二人光焰光某柯以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奉公喪歸塋于諸暨龜山之原塋石未有文而格亦卒今年天子詔脩先朝實錄公從弟前庶子濟爲史官與其聯事柯因以文爲請孝孺昔年二十餘從太史講學青蘿山數至公家拜其長老于堂上退而從公遊與諸公子姓相與論難甚樂也今去之二十年長老多已亡公之子姓多強壯爲老成人或已夭逝而詢公之墓木則已拱而某亦衰病無所用於世矣嗚呼富貴不足恃惟爲善可以獲天之祐少壯不可常惟脩德可以垂令

名於無窮然則後之子孫追惟公之遭逢聖明以昌其家以永其令名其可不思所自也哉

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君子曰處士諱洵字仲宗其言懿而信其行和而謹少受業于太史潛溪公劬勞勤志痛自繩斲鷄籠卧榻之側聞鷄初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由是盡通貫聖賢經訓尤精于朱氏詩論議根據仁義下筆爲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嘆譽之其家合族以食男女數百人處士事尊長待昆弟御卑幼一以動

恭慎爲人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繪疆畝爲圖命太學生莅其役太學生有以賄欺者蔓連大家多坐死處士兄漁時主家政當逮京師處士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坐誣罪爭先死維陽獄吾是老矣吾可不代吾兄而使之就吏乎遂請理自誣服死金陵其喪歸不惟其家哭之而鄉人靡不哀之不特識之者爲之流泣凡聞鄭氏事者靡不掉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德璋宋青田縣尉昆弟相代死者也祖諱文壽父諱鉅母周氏配張氏子男二人曰櫟曰柏女二人孫男五人焯承耿黏煥孫女

二人曾孫男一人瑄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年
五十有三以明年七月七日葬於白麟溪北二里潘
坂之原鄉人私謚曰貞義柏有文學與余皆師潘溪
公處士遇余最厚相以伯父左庶子濟所錄狀來請
銘誼不敢辭乃為表其墓曰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
命亦視其所為何如耳使獲罪於義理而抵法如孟
子之言可也倘所為合乎義而遭逢其事變隕身于
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生之死
於父董汪躋之死於國孔子皆取之苟不由義而負
耻貪嗾以全其生縱登上壽歿牖下君子視之猶狐

鼠之營窟曷足謂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代死
于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殫可謂無負矣
壽雖不長名則永存為善之報寧不在其子孫哉

鄭處士墓碣銘

洪武九年大臣擅事者以過用印章繫郡國守相以
下數十百人獄劾以死罪中外寃之而不敢言會

天子以星變詔臣民得言事寧海鄭士利奮曰事有
切於殺無辜者乎即具封事投中書省求入對宰相
問狀士利廷辨不極又請為禮時士利兄湖廣提刑
按察司僉事士原亦以前同知懷慶府時印章事在

獄已得減死論宰相怒士利無以發因謂其上書規
免兄罪奏請治如律於是與兄俱輸作江淮間當是
時士利聲動朝廷事雖不行天下傳其言莫不嘆服
以爲奇士意其父兄之賢必大過乎人竦然慕之後
數年擅權者歿死士利始以赦免歸而父已卒兄亦
沒徙所又三年爲洪武十五年士利以十月二十八
日葬其父處士于縣東南土奧山之原以兄僉事君
祔後四年始狀其事行來告曰利也無似父兄之生
也不獲盡書心今不幸歿矣苟無以昭其志業于來
世其爲戾滋甚敢微惠于吾子余知士利不敢辭處

士諱邦彥字國昌世爲台城士族後遷寧海石路
大父某大父某考文明皆隱隴畝而考文以故廬漂
于水徙水車處士少好學有高志強敏絕出衆經爲
文有聲薦紳聞其行已端其御家有禮其教人有法
嘗應進士舉不合即不萌仕進意開門授徒學者聞
其講說各充然若有得喜蓄書手自校讐與旨疑義
無不曉析望之溫雅可慕矣其言論愈久而益深至
其分別賢不肖善惡可否之際凜如也是以君子樂
與之遊而小人異趨者畏之而弗敢怨年七十四而
卒娶郭氏有婦德母道生四子一女子曰士原士亨

士利士貞女造元江浙行省鎮撫童鑰孫男二人大同大雅女六人最長歸童淵餘尚幼士原字好仁僉事君也剛直有才氣於學無不該貫國朝有天下之四年繇進士授奉訓大夫同知懷慶府事懷慶治一州五縣兵後民著籍者僅三萬家君至官招徠安輯諭誘有恩平賦役簡追遠禁吏不得爲姦召其耆耄告以法意使力作敦本越三年流逋四歸田野墾闢戶與稅增十餘倍河南諸衛軍糧月給鹽十之三各府役車夫赴河東鹽司輦致民困於道路君獨謀懷慶衛俾軍自輦鹽衛挽重臣勢令役民如各府行中

書省下府衛雜議君特不可曰吾郡民暴而事煩與諸府異使月爲軍運鹽盡驅吾民父子兄弟踵接河東之途猶不給也其何以爲生且設軍以衛民奈何役疲民以奉驕卒衛官不能屈皆舉手曰請如同知議民至今使之考消除湖廣僉事荆襄之卒先是乘亂多掠民女婦爲妻妾或脅爲奴往時部使者雖知其然而畏武臣莫敢究其事君至民拜馬前號泣訴立呼諸衛官俾還所掠于民君精練果敢操持勁正吏畏其威而強有力者聞其風亦莫敢犯之數千里間貪猾屏息者臨其家會斷刑安陸府死囚有稱冤

者時獄已上御史臺奏報矣君索成案視之語果不
同因奏其寃狀御史大夫怒君敢沮格我事因銜之
既而印章事起遂族懷慶吏誣君與知君與辯不勝
遂自誣服輸作江浦明年徙儀真又三年徙京師年
四十七以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遇疾卒時君父處
士亦以是年正月二十七日終君季弟士貞先三年
死於是存者惟兩人士亨士利士利既葬父兄事寡
嫂陳氏撫兄子大同如已子益刻厲爲學人謂鄭氏
隱德累世積久發必大僉事君始欲以功名自奮竟
不得年其將在上利正士利學行日脩蓋能大其家

者銘曰世之生才如木生地蘊積深厚其發必異鄭
氏之先家學淵源至於處士復尚以文翩翩其脩翼
翼其教雖不有位厥德孔邵寔生良子才氣雄然
政是毗邦憲是宣煦綏嘉柔摧擊暴強單窮舞歌女
屏盜亡聲威所暨千里化服銀章繡衣權貴震肅弗
畀遐壽遠關其施窺其所存亦已雄奇凡今有家孰
難非繼疇克象賢才美世濟考既有子弟復似兄尚
敏其德以篤厥承

王君國祥墓碣

金陵王顯述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

上之石顯奇士其文辭甚奇至其叔父之事尤奇也
余考之爲之言曰昔嘗讀太史遷書載戰國秦漢征
伐攻取間事必有謀臣辯士之畧參乎其中或以一
言脫唇陷轉敗爲勝或奉文書下十百城國之所由
盛強豈特甲兵足恃哉蓋有文事之助焉近世史所
錄名將爭戰之績則有矣而言辭之士寥闊罔聞豈
馳說騁辯者不若古之人耶抑有之而莫之述也以
顯所言王君說元御史大夫福壽以計破取二盜將
如探鷄雛然固策士也哉而世不聞其名雖當時人
亦不知計出乎君君說大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不

喜名不聞於世至死而不悔古策士能之乎此其
事足稱矣君諱元吉國祥其字也曾祖君樣祖其
父閏之君兄弟三次於次最少而重厚好問學自幼
奇偉喜兵家書輒以其意常爲人言之人咲其言之
過君曰君凡子何足聞此吾誠過也年十四歲饑與
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懼走匿君不
爲動徐給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遣夫防我而不
至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
以爲然散去里中長老固已異之後大夫福壽在金
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

索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知所爲君造門譌大夫論以禍福說累百千言驚其座人大夫亦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既而潘甲果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君絕不以語人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預知不足與言復歸金陵而今上已得江淮

金陵爲帝都鄉間子弟多致大官君嘆曰人主在吾鄉而吾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尚多談何爲因噤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以自給刮落銛鏗不露幾微故習恂恂務爲訥樸事父孝謹友其兄得恭遜意與衆人處不求其異人莫知其爲奇傑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有九娶平氏一男頊再娶呂氏生某頊葬君于某山卒以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君爲人敦風誼知好尚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喪致客千餘人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人莫能高之世嘗謂古昔能言士多死於言爲奇謀士多以謀敗國因謂皆不若

愚之全此要非篤論彼不善於用各有以取之非智辯之罪也若君之所蘊而視時察變不以得喪爲累謂善用其智辯者非邪銘曰言之辯也識又遠也才則孔豐邦之選也胡閔其逢命之蹇也與時否通義是勉也不耆其終壽何短也揭昭于幽宮所存者遠也

許士脩墓銘

天台方孝孺有篤志尚德之友曰許君繼字士脩言必出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取予咸則乎古之君子而無所苟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命之蘊汲汲若

或失之而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惑其志余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內知名之士甚衆考其所存莫有類吾士脩者蓋其操志勇自守介所期者遠而務踐乎事所造者深而其心歆焉如未有得使假以壽年其所志當卓絕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而卒嗚呼此豈特斯人之不幸耶士脩之先汴人其六世祖景元宋高宗時爲台州教授遂家焉後徙寧海爲寧海人高祖文政曾祖彬祖光父琳皆業儒而不仕士脩質高朗自爲兒童已有成人之志以學賢哲自勉喜爲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格韻別自號觀樂生

其詩多道其所樂言暢而旨深非近世人之所及也
或傳其觀樂九詩至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見而
嘆賞之以爲不愧古人凡一時名能詩者皆自謂不
及而士脩不自足益刻意經學翫心天人究賾探微
將大索六藝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而病作矣
既病咯咯然嘔血而學不止病凡三年每見必覺其
進瀕死精神不亂與人言死生晝夜耳奚足怪談咲
而逝嗚呼士脩之於斯道非篤信不惑其能然耶初
士脩學於鄉先生王君蘊德王君竒之妻以女弟生
一子曰籀二女曰忠曰惠王君固名士其弟琦尤與

士脩相好士脩以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
述其行爲書托予銘予謝曰子兄弟與士脩善銘
宜焉奚子之求後五年王君仕藩邸死琦亦謫去士
脩弟顯以其年月日葬某山來速銘於是士脩之
親友盡矣予尚誰辭銘曰學失其統驚於空言飾外
以欺幾忘本源嗚呼士脩志篤行邵惟正之趨非義
弗蹈暨暨其守汲汲其求棄遺芬華獨與道謀業雖
不終世罕厥似我庸闡微以勗髦士

僊居張處士墓誌銘

余教漢中連以職事趨京師道秦必朝于王而後行

每朝必承訪問賜酒食始遣去典儀副張君六成贊
導進止具有儀法其奉上待人一以誠確予固孰識
之去年冬自京師校文還六成館焉接其人與之言
論愈熟蓋所謂端士而余同郡僂居人也旣而六成
爲余述其父處士事輒泣下余曰豈於死生之奉有
所憾耶六成曰吾與兄德恭事吾父雖不能致養然
於予道不敢失所憾者吾父有德行稱善人於鄉而
墓石未有述且吾父年僅五十有一生旣不獲享壽
考于時使没而弗彰顯其志于將來是重天吾父也
敢於子也請予讓非其人六成以右長史茅君大夫

之狀請益固及考其狀處士之先居縣南之薦谷宗
人有諱時舉者居南澗坊無子處士父嗣宗後之其
家富而好施問其德其惠處士請其道字希道其學
務達倫理大義其事親孝而有禮居喪哀而有節事
繼母視其嫡無不汲焉遇兄弟有恩意終其身不少
衰待鄉里禮必心不倦元季兵起避去山中鄉人或
竊取其家資後繼其父陽爲弗知者其人懇謝以所
竊自歸處士謝避之其竟厚皆類此娶徐氏二子德
恭六成也其卒以洪武甲寅三月某日塋以某年月
日墓在東嶺之原石爲邑五俗愿樸儉素惟仙居爲

允士多尚行守義不為華言羈飾往往有古長者風如處士者是矣惜其歿于田里不克推其得於躬者以化澆競之習也然六成典大國之禮人多敬其賢處士之澤其將在茲乎銘曰其學也懿其行也卓其位則卑而施不博尚其後也克享遺澤

陳仲昭墓銘

仲昭諱子晟姓陳氏閩連江人少喜讀書有名里中長老稱之洪武四年詔用科舉取士仲昭甫任冠即以周易與諸儒試諸儒顧莫得仲昭名在前列福建行省貢于朝廷議少之俾入太學選為荆王伴讀是

時天子方寵士俊郊祀燕遊遇奇異惟備之事輒命從官王臣年少賦詩屬文親第高下咨賞其能仲昭從太史公學文有法可觀尤為上所顧命闕命廷中年少趨過目視可者拜參知政事御史郡守數十人仲昭久之獨不與九年從王之國後二年還京師病死中都學舍仲昭侍室寒直敢言王甚任之其府長史調巧授玉經不正說恣王所為無所諫正仲昭每廷詰之長史輒面赤趨出衙之會仲昭至楚娶婦甚愛婦翁諱為其戚遠惟外姑及女存仲昭還京師欲與外姑婦俱行長史持以為兵妻不可格弗許

仲昭獨行行發病念婦及外姑不置遂死死時二十六
矣仲昭敏而專退朝覽誦綴述不少暇其鄉老生多
造舍請其文自謂不及閩中諸儒亦皆竒嘆不敢望
太史公充稱之雖余亦重仲昭可友嗚呼今死矣與
仲昭同仕少年才器出仲昭不多致大官又善與人
合無所忤不遇禍仲昭獨以直取恨死不得志豈才
者固人所忌耶或言貴富脩短出於天世之得者甚
衆不必如仲昭則與仲昭獨天死豈天亦棄才耶嗚
呼其可哀也仲昭死以洪武某年四月一日葬以某
年月日銘曰孰俾子賢乎孰畜子年乎孰使子無傳

嗚呼天平

王處士墓誌銘

臨海王處士孝弟行於家義讓聞於鄉樂易和雅爲
木士名人所推重人勸之仕若不聞告以善惟恐失
以是淑其身而訓其子孫享年八十於洪武丙辰二
月初四日卒葬于胡家峙之原後十一年丙寅十二
月二十八日夫人羅氏年八十有六亦終明年丁卯
其子存誠將以十一月啓壙合葬泣且書曰先人行
蓋一邑宜得銘以昭其歲今失不圖無以示後嗣乃
拜書于從女之夫林行已走數百里以請予旣與爲

禮問處士善狀林不能舉其目惟稱之爲善人予曰
林君於是乎知人自世教之衰以詭激相高競趨細
行以微名譽求其出乎誠由乎中者咸無焉俗益以
薄僞益以滋今處士爲善而不求名務德而不眩俗
其謂之善也宜矣予嘉而銘之處士諱彥字汝翼姓
王氏王氏之居臨海者有兩族其先穀城來遷者曰
迪功郎監台州稅其號曰西族處士本參軍之六世
孫監稅七世孫太學生收無子以處士父勛爲後收
之父上蔡書院望賓諱復處士以爲曾祖上蔡之父
楚州儒學教授諱滋處士以爲高祖處士夫人有賢

行能推其餘以賑施閭里而存誠事親以篤孝稱在
誠之弟德純德微皆蚤世二婦復相勉守節不變子
以是益信處士之爲善人也女二適毛建中早死孫
男三人惟啟惟效惟斐孫女二人曾孫男四人伾倣
億任嗚呼爲善者必有後其將在是銘曰穀城之王
世以善聞迪功肇台是蕃子孫名卿碩儒緇厥祖武
出後宗人處士之父懿此處士篤履義仁令德有光
加于前人天錫高年全歸于此過者式諸鄉之君子
曹府君墓誌銘

洪武十六年六月乙亥同知大同府事縉雲曹君養

晦以疾卒京師明曰其女兒之夫呂文煥治喪權殯于城南隅而謂曹君之夜方某曰曹君性簡諒於人慎所推服於京師獲遇子稱於人以為幸卒之日不能言矣猶張目舉手視予者久之察其意殆欲有言於子而不果不幸死乎旅年僅二十有八父母在東南其子幼甚可悲也子何以銘之以悼其死且慰其父母之心又曰曹君固不壽矣然吾聞能壽人者莫如文辭之美者其壽為尤甚子其可無辭余既哭與為禮以不文讓不可則叙曰君字養晦諱秋隄字舉于朝因以字行父某母盧氏祖垓號善人君資粹

清好學問居家事母以孝稱母嘗病醫言人肉可療時君尚少即入暗室持刀割其左臂血流滿几家人聞聲抱持止之則已得肉矣糜以進母母病果瘳其為人深沈有才智藝能鄉人交愛信之會詔書復漢法舉孝弟於田者里父老議稱此科者莫如吾曹君遂以君薦時有令肢體有癩傷者皆罷不用君以割臂欲闕請罪上曰此真孝子也其可罷耶授奉議大夫使佐大同府大同為山西大郡且宿重兵主兵者皆大將貴臣守以下稍無善狀輒困折吏遇之弗敢少抗君有才能舉措施張得事機宜聲名出守上邊

將其奇敬之屈其威風降已相驩狎政化行境內屬
郡邑守令數十人斂戢奉職惟恐獲罪居官三年獄
丞以私怨銜君言君嘗以公事繫訟獄中與僚屬飲
酒下御史治言者因誣罪君當改官會病作遂率始
余見君時君託余銘其祖墓不越數日而君病病時
余日日視君君言語歷歷未嘗少變且命余為文其
思親之情懇焉可念嗚呼孰謂君之於親竟不復見
而余乃復銘君之墓乎然君生有足稱道又終於官
可謂具美雖不獲永年而古之聖賢固有然者此則
命也於君可無憾矣君娶俞氏一子文某甫四歲君

臨終時以托呂君呂君永康人與君同居自君去官
至卒服勞勩治藥物皆躬先之一不以憂君今以其
喪歸欲以某年月日葬某地又將恤其孤而教之觀
呂君之恩君如此則君之行洽於家者又可知也銘
曰嗚始近古以行取才推家于邦政化易該後易故
當貴文藝士學用棟樑教空政地有能張之為民擇
賢茲懿曹君為群士先行脩乎家化成于治配古諸
侯章服死貴不竟其施而以官終於身為幸於世為
恫嘉績有傳邦人是紀孰旌其藏嗚呼孝子

宋仲珪墓誌銘

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公有賢子曰宋璿字仲珪其言
確而信其行和而謹其為學據依乎仁義取子好惡
非禮法所存弗處也自其少時已然持之終身心恒
憚然雖變故災患之迫于已者其所存未嘗不然其
以在父母側父母安其養而宗族服其孝居鄉里者
艾幼稚富貴貧賤莫不樂其善而從之遊奉賓客無
賢否遠邇咸得其懽心人人以為長者毋賈夫人性
嚴少不當意輒提耳語責君年將老跪拜謝過若嬰
兒然未始有怨對之態伺其怒稍緩復溫容好言以
悅之當公在翰林致仕居家時天下士多奔走門下

求文辭講道德者無虛日君營致酒食務順適公志
不使有不合於禮公之重名高當世而季弟遂為中
書舍人長子慎亦通籍于朝人以為尊顯而處之無
盈大之色及後弟子為坐法者誣死家遭譴逐侍從
蜀之西疆關關萬里子繼美公亦卒于夔家人死
者相繼人為之危而送終御家不肯失常度其形貌
敦實重厚類壽考者而年止五十四竟以洪武十九
年丙寅四月十日卒于茂州安遠驛旁之蓬簇歿時
惟從子擇以祇奠喪事三男皆先死無存者初公之
祖贈太常卿諱守富及公父贈禮部尚書諱朝皆以

柔善謹愿稱閭里至公充以盛德為海內師尊而卒未獲其報是以於君之歿也天下之知德公者雖不識君莫不思公之德而為之嗟悼其與君遊者雖不識公然慕君之慈良易直咸痛惜而盡哀焉君先娶包氏金華人生三子慎愷恂繼同縣賈氏有二女長已適人矣季在室幼子懷卒之歲始生某從公學與君最懽且久公之西行不能從及今以事至蜀訪公遺孤得與懽會而憐以君群行見屬於是君之喪已五年矣情雖不忍銘而義則不可不銘也遂為銘曰家稱孝子鄉稱善士宜受其祉而謫以死嗚呼命矣夫

宋仲珩壙誌銘

璩為君名仲珩字金華其居宋為氏父濂名儒國太史曾祖暨祖咸善士德政文昭乃厥諱君資粹清學淳美文辭妙麗天所畀書尤有法配虞李中書舍人五官禋忠孝慎恭世儀軌三十有七庚申死季冬八月時加巳姪性迎喪友經紀明塋浦陽江東鄙耐母賈墓羅山趾仲夏某日襄厥事配方甚淑憚其子從太史行莫為主嗚呼致斯果疇使埋石及泉載終始孝孺勒辭書鄭濟

宋子畏壙誌

金華宋慎子畏年二十七歲洪武十三年庚申十一月二十八日以某官卒京師明年五月某日從祖父弟性以其骨歸祔塋滬江羅山祖母賈夫人墓左天台某誌之曰嗚呼子畏以大史公為祖以仲珪甫為父以子之才智奇偉其於富貴壽考皆所宜有而年不及壯仕不克膺舉莫推其故也告哀於幽使陵遷谷變之後有愛才者悼其不幸曰此仁人之子孫尚為視護其墓

郭君壻銘

君諱濬字士淵姓郭氏台寧海人少靈異伉爽不群

從吳中先生讀書易悟者素熟者為詩有奇語先生大稱愛之國朝建學設師弟子員選為弟子業益脩策策進聲精敏多有所難處事逆推其理無不中其機縣人皆以為亦洪武九年詔郡縣貢諸生之秀者于太學寧海以君看時有詔許臣民言政事君至上書闕下論當時急務甚切召對忤旨令學太學君自悔年少始學妄語非是閉齋取博士所藏書恣讀為文章輒美贍可喜太學所畜士數百千人見君文咸吐舌驚嘆謂不可及君亦氣高自負飲酒大醉縱筆疾書求者操紙立與及取以去無不意滿由是名

起一時金華太史公以致仕歲來朝君同舍以君文
見公稱為奇士是時太史公以盛名為當世師尊少
所許可馱厚君奇其能君名愈聞于世既而丁母憂
公為誌其母墓同學見君名以弗如君為恨除服復
徵入學適有五人為學官君與語不合遂誣奏抵君
罪以死死之歲洪武十五年五月某日而君年三十
三矣君曾祖某祖有聞父仁母黃氏娶同縣陳氏無
子一女尚幼陳氏育君兄子某為君後而陳以君所
仕 衣葬于某山且泣曰知吾夫者誰乎其生不
幸死矣不可卒死吾夫也君兄乃使來告當君初上

書時同里人葉伯巨亦為太學生分教山西亦上封
事言天下太計徵至京師而死葉君亦豪士其年長
於君其死在君前死亦無干人知不知聞二君事輒
嘆息之而哀君為尤深非特相與友善者為然也嗚
呼人之所願欲者富貴也壽考也才能也名譽也然
不可得而兼都大位享眉壽者常患不能為而為
世所輕訕其有才能名譽驚人者又多不遇蚤死而
無所成功豈非難哉然處大位而無益于民雖貴猶
賤也耆艾白首而無旦夕之謀雖壽猶夭也以君視
之幸不幸果何如哉君之卒友人王琦集其文若干

卷藏于家而君遇卒元厚祭實知君銘其可辭銘曰
其成也孰昇之其逝也孰毀之人莫以之天實使之
相其嗣人尚克祀之

駙馬都尉郭公墳誌

公諱鎮字彥昇好郭氏世爲鳳陽臨淮縣人父英以
才勇善戰從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爲時名將賜號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元勛柱國封武定侯夫人馬
氏公何氏出高祖諱山甫曾祖諱聚以侯貴皆追封
武定侯祖妣卓氏曾祖妣趙氏皆封武定侯夫人公
故大家伯父子興以軍功封鞏昌侯追封陝國公

宣武而姑氏復爲高皇帝妃公以勳戚子弟資
稍信正詳謹朝謁之際上屬目班行獨心喜焉洪武
二十二年遂選尚未嘉公主賜金玉帶鞍馬金繡衣
在襲拜駙馬都尉歲食祿二千石時年甫十七好學
工詩孰於禮度每命練兵綜事于外恭勤不懈中外
稱之三十二年閏五月高皇帝崩今天子即位復命
賞遼東丘事已而還中途疾作至京師不能朝詔國
醫視之卒弗愈以元年正月薨于賜第年二十有八
事聞天子輟正朝三日歛及塋皆遣官賜祭諸王亦
遣祭奠子三人曰藺惠荃皆上所賜名以是年四月

十五日塋于應天府聚寶山喪塋之具一給于官不以煩其家嗚呼公父成功于先而公嗣其富貴以承恩寵能恪恭于位令聞有稱可謂賢矣生不末年無以竟其志豈非惜哉且著始終納諸幽堂庶後之人莫敢壞傷

處士鄭公壙誌

公家台寧海氏鄭與點其名字子詠父曰督度稱篤行昆弟三人次爲孟少習經傳有至性居家孝友和以敬抱才甚優未從政女夫從宦奉溫清癸酉仲夏已巳瞑客死漢中綠一病年五十六非短命生雖不

顯德孔盛城北土岡厚且勁寤後三日龜所定子祥居南路脩道祠其祐之俾終慶返塋故鄉禮斯稱

樓君墓銘

君諱圭祥字彥璋氏曰樓所居邑曰義烏祖慧所紹父如浚字文翁文翁童兒少豐厚有志畧紹無子遂招而子之曰是兒必太吾家文翁旣長理財殖產具有方畫日克月拓卒爲巨室當發之富民稱樓氏賓客食其庭者數十人子弟廝役皆衣綺綉善騎馬臂鷹走狗馳逐爲樂君獨弗效其所爲衣帛裘不臻華靡事親遇人誠謹篤實曾不知其爲富人賢士君子

以是稱之遺長子從名儒太史公學教諸子事樹藝
有餘以調困者歲時擊牲為酒召所親厚故人會飲
咲歌為樂見之者曰此承平時富民也年六十有一
以洪武三年三月九日終是年一月某日塋石橋山
君娶方氏四男子長鍊從學者也其三人曰欽鉉銓
皆為士人二女長適同里金持正次適浦陽鄭幹孫
男九人滋潤淇濠灝洪沃淵汴五孫女其二適人矣
餘尚幼銓與子遊其族兄恕余友也以其狀請銘銘
曰 樓氏在婺望久聲殷君之先人奮以貲聞夏屋
崇堂封君之宅鍾鼓牲牢以饗賓客歲時遨遊良馬

堅車綺綉煌煌被于臺廟君於其時獨耻不效率其
儉素克祗克好不徂于物不困于終視其朋輩孰可
與同畜而弗施天道乃有孫子孔多尚徵厥後

嚴夫人鄭氏墓銘

滿陽鄭君源請銘其祖姑之墓而道其事曰祖姑名
某嫁同邑嚴氏曰權生男女幾以年八十有幾以某
年月日終某年月日塋其所令數十年矣知其事者
惟吾兄弟嘗及見祖姑者耳弗及見者不知也又越
數十年及見者日益少寧有知者乎此不宜不追為
之銘又曰祖姑之在家父母稱為良女歸嚴氏舅姑

稱爲順婦鄉人聘婦者必曰安得如鄭氏賢平生女
者必曰得如鄭氏女是矣既老時過乎吾家須杖以
行矣每坐必有業未嘗見其手之虛也始嚴氏富既
而貧對其夫無傲容返見父無怨言母遺之練帛三
讓而不受暨老愈貧不求兄弟一錢此其終不可不
銘又曰吾之妻諸暨金氏名玉祖姑甥女也少受祖
姑教吾母久疾湯藥饋粥非手治弗進扶掖盥哺不
以委人吾耳不聞其過言諸婦妾媵二百人服其賢
無異辭每以善言告人輒曰嚴夫人之教也吾祖姑
之德由吾妻徵之益明此宜祔書然非誼而好古者
不信於人敢惟子請君有道人言不妄銘固宜措余
非其人也然不敢辭夫入曾祖運祖政父德璋宋青
田尉銘曰不知其家視其隣不知其祖視其孫夫人
之德徵諸甥女而益信孰傳弗泯不在茲文

胡夫人范氏墓碣銘

夫人姓范氏諱某和州鷄籠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
母婁氏四川都指揮使胡公淵之配贈驃騎將軍某
某夫人某氏之孫婦贈某將軍某夫人某氏之子
婦右驃騎衛親軍指揮使宗之母也胡公世家鳳陽
之定遠材勇絕倫至正中高皇帝起兵定江東公

執戈從諸將為爪牙臣奪旗陷陣功居多自安豐正
千戶三遷而至成都後衛指揮使自成都征雲南復
為雲南都指揮由雲南徙進金齒復遷今官階一品
夫人以公貴有封號洪武三年嘗朝高皇后于中宮
賜以珠冠禮服十三載復入朝勞問賜燕資以綺段
羊酒人皆榮之夫人少能安於貧窶以相其夫成功
業晚處富貴復能以儉勤率下教子婦勿為奢靡事
與其娣畢氏同居四十餘年奉養均一未嘗有忤容
大小百口人人不同能調節樽量皆得歡心見其子
琮好學名士多造門輒喜曰士君子乃不棄吾兒耶

婦為酒食延留久而不怠其明於事理類如此
二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十八日終于成都官舍享年
六十三子男四人曰寧曰安皆早卒次即琮次琮女
二人長適耿奇季夫孫男三娶與孫女三媛娥姻
琮以明年己卯隨父朝京師留拜親衛俾弟琛以其
月日葬夫人于鷄籠鄉某山之原而以國子博士王
君仲縉之狀請銘余昔遊成都與琮善聞大夫士稱
夫人之行如博士之言乃為之銘曰夫人處外志在
四方內輔得賢厥家乃昌高皇龍飛英傑如雨惟時
胡公猛敵貔虎寶劍彤弓戰功實多夫人相之俾勿

顧家其窶其微克堅其守既富既榮不恃其有始終
一德靡懈儉勤百口烝烝率之以身入朝于宮后有
錫予綉服珠冠旨酒肥腍晚居于蜀公仕南中閨闈
肅齊夫人之功夫有勲閨子膺天寵歸葬故鄉賁於
丘塚富貴豈無令德為難婦順母慈歸其獨完有樹
於道其下惟石載昭其潛垂範罔極

楊夫人墓誌銘

寧海處士楊先生子明其賢配曰王夫人諱某元秘
書監丞大本之女贈禮部郎中晉昭之孫秘書君有
文章氣高竒其女擇所適莫如先生楊氏邑大家內

外族尊卑疏戚其人賢否和戾宜不同夫人翼翼雅
雅咸得其懽心事舅姑婉而恭慎而有禮先生從外
舅遊學京師以家屬夫人夫火祇上惠下各有儀則
甘腴溫軟必先奉舅姑揣度可欲營治以悅其意舅
姑不知其家之有無而忘其子之違乎側也先生以
是得縱志為學編交當世士以成其德為時聞人夫
人蓋有助及先生學成而歸不以細故綴心賓客至
談行意日夫人治饔餼各飲饌必潔以時指使僮妾
隨其資才有任昇無廢務其精敏儉儉達於人
數此
句不解以蓄其有雖丈夫不能過而夫人亦未嘗挾

其所以能自有也。尤善教子，長子雖非已出而好學，夫人忍之尤異，納於庠序，不忍沮以事卒，爲善士，故邑人言爲婦爲母者，必列以爲法。春秋七十二，以洪武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卒，是年十月二十八日葬西白沙源先塋之次子男三人，長靚也，其次曰觀蚤，死二女，其一嫁柴原英一，在室先塋靚以狀告，某且曰：吾母不甚學，然知義理，不喜浮屠言，有勸施財祈福者，輒拒不信，故今不敢以其所拒者奉之。惟於文字之傳，所以報吾母也。庶其在此，某謂夫人以道相天，承厥家子，又以禮葬，其可稱也。乃銘曰：柔爲陰，恒

順爲婦，貞內政，克脩惟才，乃成倚茲。夫人實涵衆美，劬躬勵志，以相夫子，其爲言藹其爲儀，率其儉素，約世女。不命于朝，播德閭里，嗣人孔文，尚受鴻祉。
多有缺誤

處士金君妻董氏墓銘

余昔在郡城，邵太守景文持其所述母夫人事行來告，景文年五十六，喪其母三年矣，辭氣容色若始喪者，余拜爲禮，問故，景文進所持書讀之，且讀且泣，不能成聲，其辭悲愴，諒切余聞之，亦悲不自勝，遽掩書而問其所欲言，景文曰：竊得子銘吾母墓，耳辭謝不敏。

然視景文誠篤於余以甚厚者則應曰諾會余還寧
海屢遭家難未果為今年景文復以書來速銘書辭
益悲切謂我不可遺吾親猶吾母以子文而傳吾悲
可少弭矣乃按其書而銘之夫人姓董氏諱某台之
臨海人父受孫仕死為某官夫人少有令質為父母
所愛既笄擇士之賢者得金處士而嫁之處士諱王
世家同郡之僊居有文學夫人事夫能明輔其志承
尊馭下具有禮則媼族咸贊以為得婦道年四十以
產子輒夭死遂請處士置側室處士從之已而夫
生一子景文也又四年側室亦育子曰德惠夫人

之慈愛均一人嗟嗟其難能二子長皆為娶婦夫
抱二孫焉諱曰金氏祖有祭主癸年七十三以至正
壬辰九月廿一日卒越二年甲午十月某日塋于昇
平鄉蕭洋之原與處士同穴孫男四人與嵩汝泰元
哲元臣曾孫男五人仲益仲山仲思仲昕仲釐景文
名德生好學能文辭為學者所宗觀其孝親以求其
為人固可推而知以夫人之賢益信其子之篤行有
以也銘曰詩著螽斯以立婦則內剛而忌乃匪陰德
孰若夫人秉心淑嘉逮下孔恕誕開厥家天錫之子
有嫡有系一務以恩莫知其異彼悍弗知惟已私

式闕其宗祀事卒隳不私惟仁式蕃爾後嗚呼夫人
順婦哲母

黃處士妻鄭氏墓銘

湖烏程處士黃儼之配鄭氏諱惠貞善事姑姑安其
養洪武戊寅十月八日以疾暴卒其姑哭不食曰吾
孝婦亡矣予奚以生爲其隣與其嫻戚聞其死亦皆
曰吾里失一孝婦吾誰取則儼亦悼惜其孝且賢也
走書京師請誌其行以葬斯民之不勉於行久矣孝
親事長非卓異難行也而盡之者士君子或愧焉况
女子乎今黃氏婦不出閨門而人稱其孝斯其可尚

已孝婦曾祖諱應辰祖諱貴誠父諱原隆母謝氏性
淑慎柔婉在姑側卑顏抑氣候其喜怒察其嗜好而
後發言飲食必躬進匙筯絲銖細事不敢自專一聽
於姑姑或有疾視藥謹值不忍去左右相夫子順以
正遇娣姒恭以和其家故饒財紡績織紵未嘗少怠
壽止三十有六而卒是以人咸悲之子男二人曰壽
曰璘女二人葬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墓在錢山祖
塋之傍儼之考諱毅母范氏太父諱應麟曾大父諱
衍銘曰淑孝靜顏胡不求年人以爲賢而不得乎天
振古而然

鄭君妻洪氏墓銘

余與浦陽鄭君楷游東明山之麓過青松岡見塚焉
鄭君惕然色變趨塚前揖揖已環視兆域凝立不忍
遠余招而問之曰此塚與君有情耶何悲之甚也君
泣曰吾先妻洪媛之塚也吾惡能無悲乎昔吾父之
女允適同里洪蓮生女媛而卒洪鄭氏世戚也故媛
歸于我媛五歲時其姊病涕泣禱于神請以身代及
母卒哀慟如不欲生聞者爲之摧心九歲父娶後母
鍾媛曲意奉承事之如已母洪故多貲日招賓客飲
酒女妓羅列彈箏擊埤聲嘈嘈欲沸諸女競出寒簾

聯觀不休獨媛若無所聞閉口業組紉足未嘗越戶
闔其族人教女者必口何不效媛耶年二十歸吾諸
姊姒數十人共一堂食媛恭敬敏慧俯仰其間無不
悅者尤得吾母周天人心預測其意而將順之不待
其言吾母有疾者累年媛節造飽飢寒燠調湯藥扶
持卧起雖久不暫去左右值吳越亂夜半訛言寇且
至家人皆入山谷吾與奉母出匿隣人室吾母顧媛
曰吾病去死近不足恤爾少艾曷不自爲計媛曰死
則與姑俱死耳敢定之乎旣而吾母終媛方免乳故
羸備復哀號頓毀造媛得熱病猶朝夕哭奠不已諸

毋見其病日甚勸稍食魚肉媛泣不肯哭愈哀會吾
毋小祥時媛已不能行呼媵女扶至帷前奠哭哭已
仆地由是寢劇逾三月竟死死於洪武庚戌七月十
三日年僅二十又七十一月某日葬于某處媛將死
時語吾曰越百日即葬我而歸主家廟吾問其故媛
曰先姑靈几在堂而妾極復存焉寧不愈傷君舅之
心乎吾收淚諾之精神垂死不少亂語家事無一遺
者生一女然一男耀時尚幼其死時眈眈者久之而
後逝嗚呼猶在吾目中也吾安能忘哉子欲慰吾非
其肯為我銘乎余曰媛行應銘法非恒婦人比其死

誠可惜也且與子善銘實且媛字子姬祖諱與會祖
諱天錫銘曰質之姁德又孔嘉而命則不遐嗚呼其
鄭君兮奈何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縝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澄之

黃巖縣學生孫恩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二

